

# 克雷格·基纳博士，马修，第 1 讲， 福音书的可靠性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马太福音》第一节《福音书的可靠性》。

我的名字是克雷格·基纳，我嫁给了梅丁来自刚果的穆松加·基纳。我写了一些关于马太福音的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要求做这个关于马太福音的教学系列。

但我也应该让你知道，在马太福音 23 章中，它说不要称任何人为拉比，因为你只有一位老师，甚至是耶稣。这就是我们将在马太福音中特别学习的老师。但在我们开始马太福音本身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福音书，从字面上看，福音书的意思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书的意义。

好消息这句话来自以赛亚书 52:7 以及其他一些段落，但新约中特别提到的是以赛亚书 52.7。那些带来消息、宣告和平、带来好消息、宣告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的使者的脚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关于上帝子民的复兴和上帝所有应许的实现，最终包括新天新地。

在耶稣的事工中，这种复兴开始应验。当我们看马太福音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因为根据马太福音 1:1，耶稣是带来复兴的那一位，是拯救他百姓的那一位。现在，意义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的叙述中，但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一些历史问题。

如果你问历史问题有多重要，我们知道它们对部长们来说很重要。既然监督受托承担上帝的工作，他们就必须无可指摘，并且必须坚定地坚守所教导的值得信赖的信息，这样他们才能用正确的教导来鼓励别人，并驳斥那些反对的人。因此，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准备好表达信仰，并能够在人们提出挑战时捍卫信仰。

在我们真正开始学习《马太福音》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其中的许多内容，作为福音书的介绍和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西方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但有时也会在西方以外的地方被引用，就是所谓的“耶稣研讨会”，该研讨会用弹珠来投票决定耶稣的言论是否真实。现在，实际上，据我了解，他们只是在媒体在场的情况下才用弹珠投票，因为这是引起媒体关注的一种方式。

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耶稣的大部分言论并不真实，许多西方媒体都引用了这些言论，因为它们似乎具有新闻价值。许多电视作品都是如此，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引用过这些内容。现在，就大多数新约学者而言，这并不是大多数新约学者的立场。

但如果你的会众中有人问你有关该计划的问题，你会怎样回答？你可能会说，好吧，你不应该拥有电视。事实上，如果你不这样做，也许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或者只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一切。

这是西方人的常见反应。或者，好吧，如果学者们这么说，那一定是真的，因为他们上学很长时间，而我没有注意。或者你可以说，我辞职了。

我要寻找不同的职业。或者你可以尝试想出一些合理的答案。人们曾多次尝试提供合理的答案，实际上主流学术也提供了合理的答案。

而且，那些在捍卫福音书的准确性方面特别正确的人。有克雷格·埃文斯 (Craig Evans)、达雷尔·巴赫 (Darrell Bach)、本·威瑟林顿 (Ben Witherington)、我本人、克雷格·布隆伯格 (Craig Blomberg) 和其他人。从我们所说的更中间派的学术出发，学者们可能不会，他们是从他们可以在历史上证明的东西开始的。

所以，你知道，历史上的事情，你无法证明历史上的一切，因为它发生在很久以前，有些证据已经不存在了。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只研究历史证据的主流学者仍然从福音书中得出了大量关于耶稣的信息，相当多的信息。有些学者是怀疑论者，他们的前提是怀疑，因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圣经》抱有偏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奇迹抱有偏见。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们稍后会讨论奇迹。但当你遇到受这些思想影响的人时，他们可能就是受过这种方式训练的人。

他们可能只是寻找借口，有时并不相信。因此，他们引用了一些互联网上流行的东西。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该如何回答呢？嗯，首先我们来看看类型问题。

体裁是某事物的写作类型。现在，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像你有了一把锤子，锤子能用来做什么？嗯，你可以用它作为武器。

您可以将其用作门挡。但基本上，锤子的设计方式及其设计目的在其设计中是显而易见的。它的设计目的是用来敲钉子，或者至少是我们所说的常用锤子。

那么，福音书的体裁是什么？它们的设计目的是什么？有人说，福音书是独一无二的。嗯，从某种意义上说，福音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谈论的是一个独特的人。尽管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必须提出更广泛的问题。

好吧，当你有一部关于某个特定历史人物的作品时，它叫什么？在古代，在现代，这都被称为传记。现在，与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你们大多数人通过历史的观点，即福音书是传记。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争论，其中最全面的是理查德·伯里奇（Richard Burridge）在剑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好吧，当我们问它们是否是传记时，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福音书是生活。在希腊语中，**bio**，耶稣的传记。但在1915年，一些学者注意到福音书不像现代西方传记，因此声称它们不是传记。

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教会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它们只是传记。有时你必须小心，因为大约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你的学生被教导说它们不是传记，他们出去思考这一点，然后学者们改变了主意。但回到证据，福音书是传记，但它们是古代传记，而不是现代传记。

这就是混乱的原因。现代传记通常按时间顺序排列。这在古代传记中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大部分都是按主题安排的。因此，当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事件有时以不同的顺序出现时，这不是问题。事实上，马太福音，特别是我们将要详细讨论的福音书，是按主题安排事情的。

马太非常喜欢按主题安排事情，这样讲道就更容易。通常，现代传记将从人的出生或很早开始。古代传记则不必如此。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从耶稣的诞生开始。但马可在施洗约翰的讲道之后，基本上以耶稣的公开事工开始。嗯，许多古代传记都是从这个人的成年生涯开始的。

再说一遍，这并不奇怪。福音书符合古代传记的类型。传记几乎是唯一一种关注单一人物的作品。

传记的长度范围非常特殊，这也是福音书的长度范围。传记不仅仅是为了赞扬这个人。有时传记会赞扬一个人。

有时他们批评一个人。通常，他们各做一些。显然，如果你写的是肉身的上帝，那将会是积极的。

但传记作者并不需要只说积极的事情。你读过苏托尼乌斯，你会发现古代传记中通常会有混合的内容。传记主要是一种历史写作，与我的一位教授所说的相反。

其实，在我第一次读福音书博士课程时，教授说《马可福音》是一部古代传记，古代传记是虚构的，因此《马可福音》是虚构的。现在，问题不在于他的论点的逻辑。是有他的信息的。

他声称传记是虚构的。后来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事实上，大多数古代传记都是历史性的写作。

我对此进行了一些详细解释，这也被各种古典主义者等注意到。在我解释结束时，他说，好吧，我不知道。我对古传一无所知。

这并不是说你不要听教授的话。因为我是一名教授，所以我恰好喜欢教授。但这就是说，不要总是相信每个人告诉你的一切。

你得回去查一下资料。但我试图在这里为您提供我所掌握的最佳信息。我实际上读过古代传记。

我读完了普鲁塔克、苏托尼乌斯和其他古代传记的所有内容。所以，我的行为不像那位教授那样。类型并不能解决所有历史问题，但它确实转移了举证责任。

因为如果某物是古代传记，那就意味着它是关于历史人物并且处理历史信息的。你没有写过关于近代历史上某个人的小说。小说通常都是关于完全虚构的人物。

但是，当小说偶尔涉及古代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时，当它们不是浪漫史时（这也是罕见的），它们是关于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而不是生活在最近的过去的人。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小说。这只能是一本古老的传记。

小说缺乏明确的来源。他们没有像路加福音那样的历史序言或前言。就古代福音书所做的道德课程而言，小说家通常不会试图教授道德课程。

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经常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来教授道德、政治，有时甚至是神学课程。这就是我们在福音书中再次发现的。现在你可能会说，福音书读起来很有趣。

有些人说，好吧，看，小说令人兴奋，充满冒险精神。但古代传记也是如此。它们的目的是让阅读变得有趣。

小说与史学和传记之间的区别在于，史学和传记不仅是为了娱乐，而且是为了提供信息。他们的目的是根据真实信息进行教学。好吧，假设优秀的传记作家基本上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处理事件。

它们的详细程度有多准确？好吧，这就是类型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因为它取决于特定的传记作者。特定的传记作者可以在细节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尽管

他们不被允许发明事件。那么具体案例我们该如何评价呢？好吧，一个问题是，他们写的是最近的过去还是遥远的过去？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消息来源的坚持程度如何？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问题。

那么，传记作者经常使用哪些资料来源呢？在书写遥远的过去时，他们经常承认自己使用了传说。然而，他们经常在可能的情况下引用大量不同来源的名字，并且许多人批判性地评估他们的来源。现在，有时即使在写遥远的过去时，它们也可能非常准确。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来源、较晚的来源、较早的来源等等来再次说明这一点。但当写到最近的过去时，他们没有给出任何道歉，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方法来验证这些信息。当他们写最近的过去时，他们经常咨询目击者，或者咨询那些咨询过目击者的人。

他们依赖于那些在他们之前已经写过这些事情的人。所以，当他们写最近的过去、上一代或两代人时，通常他们是非常准确的。这是可以测试的，我已经完成了它并在许多情况下进行了测试。

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创作的呢？嗯，通常情况下，一位本人不是目击者的作家会从一个主要来源开始。有时，甚至目击者也可以使用其他来源。所以，有人说，如果马太是目击者，马太怎么能使用马可呢？你知道，关于马太福音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存在争议。

但即使马太是目击者，他仍然可以使用马可福音，就像几个世纪前的色诺芬写下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样。他是这次探险的领导者之一，但他也使用了更早的来源，因为那个人在他之前发表过文章，并且每个人都期望您会使用该来源。他们会围绕主要来源编织其他来源，然后在朋友的小圈子中或有时在宴会或公共阅读中公开阅读该作品。

然后根据他们从倾听者那里得到的反馈，他们会修改它，特别是关于，嗯，你可以用更好的措辞等等，他们会修改它。现在，就出版方式而言，规模意味着费用。因此，发表长文档需要资金。

例如，当你想到罗马书、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16章）时，很少有古代书信有这么长。那是一封昂贵的信。一位名叫兰迪·理查兹 (Randy Richards) 的学者计算出，以美元计算，仅仅拥有纸莎草纸并且通常有人撰写该文件就需要大约 2,000 美元。

嗯，马太福音是它的两倍长。所以，这是一项重大任务。这不是有人凭空写下来的。

这是他思考的事情。他在一群人面前练习。最后，最终版本被写下来并开始流传。

这是一项重大任务。福音书就是所谓的基础文件。它们是重要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

每本书都是古代的一本书。我们认为圣经是一本书。这是一本书籍集。

在古代，书籍只能这么长，否则，你知道，卷轴不能很好地固定它们，或者你会得到一个尺寸非常尴尬的卷轴。马太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书卷那么大。在出版方式上，又是在宴会和公开朗读中传播作品。

感兴趣的听众可能会索取并付费购买自己的副本。如果有识字的人愿意的话，可以手写抄写。那时，大规模生产意味着满屋子的抄写员进行听写。

如果有人会读一份文档，那么他们都会写它。这是他们最接近批量生产的作品。如果一部作品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它就会产生更多的阅读量和更多的公众需求。

对于早期的信徒来说，这可能是在早期的教会环境中发生的。古代的许多公开朗读都是在宴会上进行的。早期教会的宴会安排是圣餐，作为教会礼拜的一部分。

正如我向那位教授指出的那样，历史和传记中有一系列历史可靠性，他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普鲁塔克和李维可以让事情变得有趣一点，尤其是当他们写的是遥远过去的人时。但塔西佗和苏托尼乌斯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们写的是最近的过去。

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事实。有时，特别是当他们写到他们不喜欢的人时，他们会给你每个人都说的关于这些人的所有污点。但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消息来源。

然后是约瑟夫斯。约瑟夫斯是一位.....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是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他介于普鲁塔克和李维之间，又介于苏托尼乌斯和塔西佗之间。

在约瑟夫斯的自传中，约瑟夫斯让自己看起来好得令人怀疑。他总结了犹太罗马战争，就好像这几乎是一场意外。然而，当他处理细节时，考古学经常证实他的说法，证实了他的说法，具体到凯撒利亚海港的建筑细节。

它证实了他在耶路撒冷的特定建筑。从希律卧室墙上油漆的颜色来看，都证实了他的真实性。我不知道约瑟夫斯是如何进入希律王的卧室的，但无论如何，他有关于这一切的良好消息来源。

他的细节可能相当准确。就历史标准而言，预期是什么？古人要求历史学家处理事实。他们是，尤其是精英历史学家，而新约《圣经》作者则不是，但精英历史学家对修辞非常感兴趣。

他们非常有兴趣以一种能够与观众良好沟通的方式塑造事物。就下层阶级而言，他们非常有兴趣以适合良好讲故事技巧的方式塑造事物。但这些事件必须是真实的。

问题只是你将如何呈现它们。今天你可以用任何真实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我已经这样做了，其他人在写自己的传记或别人的传记时也这样做了。

为了让它变得有趣，只需选择最有趣的信息即可。你以某种突出悬念的方式叙述它。有一种讲故事的技巧。

您可能会在某个点中断并在另一个点接续。正是你安排材料的方式吸引了读者。好吧，言辞是允许的，但过多的话会招致批评。



讲故事也是如此。传记比历史本身允许更多的内容，但它们必须基于准确的信息。再次，小说和历史的区别。

卢基安是二世纪的一位演说家和讽刺作家。他写了很多讽刺作品。但他表示，优秀的传记作者必须避免捏造事件的奉承，只有糟糕的历史学家才会编造数据。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是一位政治家，二世纪初的政治家。他说，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准确的事实。因此，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在吹嘘自己的行业。

其他人也都认出了这一点。现在，波利比乌斯是一位在新约时代之前写作的历史学家。他说，历史必须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来评价和谴责。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说某人的好话或坏话，最好是真实的。小普林尼再次强调，只要你的基础是事实，你就可以使用修辞。此外，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在新约圣经出现之前几个世纪写作的哲学家。

诗歌和历史的区别不在于形式。你可以用诗歌来书写历史，但它们的内容。历史必须处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最近人物的传记而言，他们与资料来源很接近。他们的目标不是发明东西。与小说相差甚远。

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自苏托尼乌斯。他是一位罗马历史学家，写作于二世纪初。他正在写罗马皇帝奥托。

我将他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和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叙述进行了比较，后者也写过奥托。现在，您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奥托。您可能听说过奥古斯都凯撒。

奥古斯都活得更久，拥有更好的宣传机器。但奥托是一位非常短命的皇帝。所以，这是一个简短的传记。

我很容易去比较。就像人们比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一样，我也比较了这些不同的作家对奥托的评价。我的发现与福音书中的发现很相似。

你会发现很多重叠的地方。每一个都各具特色。但是你发现有相当多的重叠，尽管这位作者想强调这一点，这位作者想强调这一点。

我发现苏托尼乌斯和其他两位作者之间大约有 50 个通信点，还有许多其他通信点。但请记住，苏托尼乌斯的奥托传记只有 28 段长。只有 2000 字左右。

大约是马可福音的五分之一。因此，如果马可使用与苏托尼乌斯作为传记作者相同的历史方法，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我们有相同类型的资料来源，我们可以在马可非常短的福音书中找到大约 250 个对应点。马可福音的篇幅是马太福音的一半。

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用当时的其他资料来实际测试古代传记时，所有这些传记的写作时间都与马可在耶稣时代之后写作的时间长度相同。当你比较这些时，你会发现古代传记作家对历史信息很感兴趣。他们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我们应该能够相信福音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即使我们不是从基督教的起点开始的。我们刚刚开始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检查数据，查看数据，然后说，好吧，我们对耶稣了解多少？我相信这应该引导我们相信耶稣。但无论如何，假设传记作者基本上是准确的，那么他们的所有细节到底有多准确呢？嗯，这就是学者们开始探索我们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论的地方。

我不会在这些内容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它们经常在其他地方介绍。但如果你能阅读评论，你就会找到它们，你会遇到这些。这些问题包括源批评、资源历史、表单历史和编辑历史等。

来源历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福音书的来源。现在，有些人说，圣经是神的话。

它永远不会成为来源。它永远不会使用来源。但如果你真的到处看看圣经文本，就会发现他们使用了来源。

我的意思是，你有《主之战》这本书。这是在雅煞尔书里写的。《历代志上》和《历代志下》向读者推荐了一部列王纪下的著作，这不是我们的《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但提到了大约 10 次。

而《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提到了《历代志》，不是我们的《历代志》，而是提到了三十多次。那么，福音书有没有使用过资料来源呢？卢克说他知道很多消息来源。许多人已经开始着手记录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很多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两个人。“很多”的意思是，当路加写作时，很多人已经写过这些事情了。

嗯，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福音书作者并不是简单地捏造事实。他们正在做优秀传记作家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依赖于他们可以获得的资源。现在，他们无法像我们今天那样复制东西。他们没有复印机。

当然，他们没有互联网。他们没有扫描仪。他们没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出版社。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密切的关系。当你看到马可福音中约 90% 的内容也以某种形式出现在马太福音中时，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百分之九十的叙述也出现在马太福音中。这很重要，因为记住约翰所说的话。约翰说，世界本身无法容纳所有关于耶稣的书籍。

现在，这可能有些夸张，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进行的言辞夸大。但重点是，关于耶稣，可以讲述很多事情。然而，马太福音讲述了马可福音所讲述的许多事情。

为什么？马克可能是他使用的来源之一。现在，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一点。许多学者认为是马太先写的。

这是有原因的。但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可福音是我们现存的第一部福音书，他从彼得那里得到了信息，这是早期传统所说的。耶稣显然是源头。

然后你就有口头传统，也许还有笔记。马克从一位目击者那里得到了它。还有一些学者称之为 Q 的材料。这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材料，不是从马可福音那里得到的。

它重叠。然后是我们不再可用的其他来源。马修拥有所有这些他可以利用的资源。

卢克拥有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现在，重要的是要记住的不是所有细节，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了马可福音和其他一些学者称之为 Q 的共享材料。学者们争论 Q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不会讨论所有这些。

但这是绝大多数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学者。但话又说回来，并不全是学者。现在，我相信马太使用马可有很多原因。

一是马太在缩写马可的方式上表现出一致的模式。卢克确实为更成熟的读者清理了马可的语法。马克不太可能为不同类型的受众改变语法。

此外，当马太引用旧约时，他是通过自己的翻译或使用标准希腊语翻译之外的其他翻译来引用的，除非他使用马可福音的材料。马可总是引用标准的希腊语翻译。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重叠的地方都使用标准希腊语翻译。

再说一遍，这就是我们认为马太在利用马可的理由。现在，我认为，这又不是每个人的想法，但帕皮亚斯在二世纪初写的，他说马太首先写了 Logia，这通常意味着主的神谕或话语。马可写下了他从彼得那里听到的内容。

我认为马太可能写下了耶稣的许多言论。它可能是我们所说的 Q 的一部分，这是马太和路加共享的材料。但是，一旦马可福音以彼得的权威出版，马太也能够纳入一些依赖于彼得的权威的叙述材料。

现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虽然有重叠，但我认为，如果马太福音有路加完成的福音书，或者路加有马太福音完成的福音书，他们在某些地方的写法会有所不同。话又说回来，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但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像人们有时所做的那样推测所有这些事情，马太在编辑马可之前会是什么样子等等。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学者们喜欢探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错。但出于实际目的，我们知道的足够多，可以继续研究福音书。其他一些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学者在处理了来源批评之后，开始关注形式批评。

福音书有多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显然，我们有比喻和许多不同类型的耶稣话语。迦百农，你的祸患更像是一个神谕。

但形式批评家试图确定这种材料在早期教会的讲道中是如何使用的，并试图确定哪些材料可以最可靠地追溯到当前形式的耶稣。有时他们使用的论据实际上不太好，但有时他们使用历史学家可以使用的论据。例如，如果我们拥有的材料或某种材料不仅在一个来源中得到证实，那么它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共享的材料中得到证实，也在马可福音中得到证实。

例如，耶稣讲比喻。耶稣谈到天国。这是历史学家会说的，嗯，这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再说一次，我认为尴尬的标准是一个相当好的标准。而早期教会实际上不想说、也不想弥补的事情。例如，教会不会编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罪名，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这意味着他因叛国罪而被处决。

罗马帝国任何追随他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叛国。这不是你想要弥补的事情。你也不想弥补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以获得罪孽的宽恕。

现在，耶稣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需要被宽恕，但耶稣确实在那次洗礼中认同了他的子民。再说一次，你可能不想让耶稣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旨意，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或者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或那一刻，甚至连太阳也不知道。

这些是早期教会可能不想弥补的事情。还有巴勒斯坦环境或朱迪亚和加利利环境的标准。也就是说，福音书中有很多特征适合耶稣的环境，但不适合后来教会的环境。

好吧，历史学家不会说这些事情是编造的。现在，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接受这些事情。你知道，我们信任福音书的作者。

有时你需要简单地信任。学者们有时会采用所谓的怀疑解释学。当我为我的一本历史耶稣学术著作做这方面的工作时，你知道，我只是用学术方法说，好吧，这是历史学家可以说的最低限度的关键。

这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们真正相信的一切，因为每个人都承认，你从历史方法中了解到的最低限度的信息并不是所发生的全部。如果您有可靠的来源，您就可以依赖可靠的来源。但我太喜欢这种方法了，以至于我的妻子会对我说一些话，我会对她说，你能给我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吗？现在，我可以向你保证，好吧，我不知道，也许你的文化不同，但我确实因此遇到了麻烦。

我必须面对的是，如果你有可靠的来源，你并不总是需要外部证据。该来源本身就是证据。我们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点，特别是当我们发现该来源在其他情况下是可靠的时。

这些传统的形式批判方法存在弱点。尤其是当他们习惯说，好吧，你知道，如果它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它就不准确。例如，他们尝试使用相异性标准。

如果其他犹太教师经常说某件事，他们会说，好吧，那么如果它归因于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实际上说过这句话。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或者，如果后来的教会同意了，那么他们会说，好吧，那么耶稣可能没有这么说，因为后来的教会可能已经为他做了弥补。

现在，如果我的学生同意我所说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从未说过这些事情，因为我的学生同意他们的观点？这就是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或者，如果我碰巧同意其他学者所说的某些话，是否意味着我并没有真正说过这

些话，而只是从其他学者那里借来的？因此，用于反对福音书可靠性的标准实际上已被大多数学者抛在一边。一般不使用它。

和人们使用的许多标准一样，鲁道夫·布尔特曼在 19 世纪中叶使用了许多标准来谈论传统是如何扩展或收缩的。但 1969 年的 EP Sanders 表明这些都是有缺陷的。以布尔特曼为例，他同意马太使用马可。

但是马修，他说，你知道，后来的资料扩展了早期的资料。马太经常浓缩马可的故事。因此，即使按照布尔特曼自己的标准，它也不起作用。

因此，大多数学者都反对这一点。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关于耶稣的主题是从神秘宗教等借用的流行事物，甚至没有出现在学术对话中。那些，那只是人们的想象。

人们所弥补的大多数相似之处都是他们从耶稣那里获取的相似之处，阅读了神秘宗教并研究了神秘宗教。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几个世纪之后，当时神秘宗教借用了基督教，因为它很流行。其中一些甚至根本不是古代的。

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网络上的现代人组成的。无论如何，学者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转向了所谓的编辑历史，编辑历史。所以，你有这些不同的来源。

你用它们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这对你的讲道有何帮助？如果马太福音中有马可福音的内容，如果他改变了措辞，这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如何传讲马可福音？路加如何传讲马可福音？如果马修持续做出特定的改变，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例如，马太福音谈到天国。马可谈到神的国。

马太只用了四五次“神的国”。在其他地方，他改变了表达方式：天国。这是为什么？它教给我们一些神学知识吗？或者也许只是马修以观众更熟悉的方式表达。

马克正在为可能在罗马或类似地方的读者写作。马可的听众包括许多外邦人，他们不知道天国的含义。所以，马克为他的听众翻译了它。

马太可能会将其翻译回给犹太观众。这些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差异。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为什么。

但福音书显然且不可否认地存在差异。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他们没有差异。在马可福音中，耶稣咒骂一棵无花果树。

他进去洁净圣殿。耶稣的门徒发现无花果树枯萎了。然后耶稣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信心的课。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咒骂了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立刻枯萎了。耶稣给人们上了一堂关于信仰的课，然后洁净了圣殿。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耶稣咒骂了两棵无花果树，一棵立刻枯萎了，而当他们回来时，另一棵也枯萎了呢？耶稣两次都给出了同样的信心教训？有时门徒们拿东西很慢，但通常不会那么慢。我的想法是，马修只是在做他经常做的事情。他按照逻辑顺序安排事情。

现在，马克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耶稣以一个表演的比喻来咒骂一棵无花果树，然后进去洁净圣殿，从某种意义上说，圣殿有叶子但没有果子。他们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

他们没有结出事奉神的果子。但就马修而言，他喜欢以一种非常有条理的方式安排事情。再说一次，我们之前看到的，这在古代传记中很正常。

古代传记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只是该类型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将平行的经文与神的国和天国等进行比较。编辑历史或编辑历史只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做出特定的改变？问题在于，一些早期的批评者进行了删节批评，这太过分了。

他们试图根据 Mark 和 Q 来解释一切，他们假设任何他们无法从这些来源中获得的东西一定是被发明的，就好像这些是当时存在的唯一来源，仅仅因为它们是唯一来源我们认为我们有今天。而且，他们说，凡是符合作者风格的东西，一定是作者凭空捏造的。作家总是以自己的风格来表达事物。



这是古代文学的标准做法。当路加使用马可时，他就改变了马可的风格。因此，对于编辑批评者来说，这些事情并不是很准确。

另外，顺便说一句，随着我们的继续，这会变得更加有趣。现在，如果这不是您特别感兴趣的内容，这可能是课程中最乏味的部分。课程的其余部分将变得更加令人兴奋。

但我只是想处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是传统上处理的标准事情，至少在西方课堂等中如此。但我不会在他们身上花很多时间。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可靠。

通常，古代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差异，但现代历史学家却利用它们来获取历史信息。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路德在阅读福音书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还原论批评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出于神学动机。正如我们提到的，路加清理了马可的语法。当马太把希律·安提帕描述为一位分封君主，而不是一位国王，或者特别这样描述他时，马太使马可的语言更加准确。

天国是向马太听众讲述天国的一种方式。此外，出于空间限制，马太有时会缩写马可。在马可福音中，瘫痪的人被放下到屋顶上，耶稣宽恕了他的罪并治愈了他。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赦免了他的罪并医治了他，但他没有提到屋顶。这是否意味着马太在神学上反对破坏私有财产？我想马修可能只是因为篇幅的原因而把它省略了，他正在浓缩它并刚刚触及叙述的主要神学要点。释义是古代标准的修辞练习。

当你复述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用自己的话来讲述。因此，怀疑论者和被误导的辩护者有时会犯同样的错误，认为措辞或顺序的差异意味着内容不准确。这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传记或史学类型不符。

但编辑批评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作家所包含的内容与作家改编的内容同样重要。所以，如果我讲的是我妻子告诉我的故事，那么我在她的故事中改变了什么并不重要。

我从她的故事中保留的内容也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我讲她的故事是有原因的。因此，今天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看作者的改变，就好像马太福音的所有读者或马太福音的听众一样，因为通常一个人会读它，会众会听到它。

听众听到马可福音改变了什么并不重要，就好像马可福音就在他们面前一样。但重要的是，马太福音的整个福音如何组合在一起，马可福音的整个福音如何组合在一起，等等。因此，通过福音来追踪主题，这是我们将使用的主要方法。

我们不会主要关注这些其他类型的细节。我们将主要关注马太对我们说的话，以及马太教导我们什么。现在，就福音书的可靠性而言，我们正在转向一些更相关的观点。

福音书的可信度如何？你能捍卫它们的真实性吗？回到历史问题，以下是学者们得出的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体裁上，福音书是传记，因此具有历史意图。福音书使用在其描述的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的书面资料。

福音书也有源自目击者的良好口头传统。我们可以通过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至第四节看到这一点。因为所有的福音书，路加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他的方法论的人，他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列出了它。在第 1 节中，我们发现他使用书面资料。

他至少可以接触到书面资料。第 2 节， he 可以从目击者那里获得口头资料。他用了那些。

在第 3 节中，路加用他自己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第 4 节中，路加不可能捏造事实，因为这些材料在早期教会中已经广为人知。现在，如果您第一次没有完成所有内容，您不必担心，因为这是我将要更详细地介绍的内容的概述。

路加福音的年代有很多疑问。大多数学者将路加福音的年代定为 62 至 90 年间。现在，保守派学者倾向于将路加福音的年代定为在这个范围内。

但一些保守派学者将路加福音的年代追溯到六十年代。有些人在 70 年代与他约会。有些人甚至在八十年代就和他约会过。

还有一些学者将路加的年代定得更晚，但他们是少数学者，而不是通常的保守派学者。但就 62 年之前而言，学者们通常不会将路加的日子定在 62 年之前，因为使徒行传实际上是在 62 年左右结束的。但无论如何，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第二卷。

但到 Luke 撰写本文时，我将采用 75 左右的中位日期，这也恰好是我认为可能正确的范围。但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可能是在 60 年代。

一些人也对此提出了异议。也可能会晚一些。但在这个范围内的某个地方，我取的中值范围约为 75。

当路加写作时，很多人已经写过有关耶稣的文章。我们之前就看到过这一点。所以在事件发生后大约四年半内。

现在，如果有人过来说我们在四年半前就知道的事情，那些我们从父母那里知道的事情，真的不可能发生。四年半之前发生的事件是否被我们遗忘了？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不想告诉你我的年龄，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大约是四年半前。我们这些没有做过的人，我们也知道有做过的人。

所以，这一切都在目击者的记忆中。这是历史上可以验证的事情。路加在第二节中也谈到了口头资料的可用性。

他说，正如这些资料是由那些从一开始就是圣言的目击者和仆人的人传授给我们的。在关于口头传统的技术背景下，包膜切开术（peridotomy），即传承的语言，与教师传授给学生的那种仔细的教学有关，比如在哲学学校等地方，他们被期望继续下去。老师的教导。现在，我这里有一张我的邻居安娜·古利克 (Anna Gulick) 的照片，我相信她现在已经 96 岁了。

还有安娜，尽管她来自美国，尽管美国并不以记忆力很好而闻名，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在电脑上，但安娜已经96岁了。她是在这一切之前出生的。她出生在电视出现之前。

我想，她出生在广播之前，当然是在人们广泛使用广播之前。她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时代，人们会坐在前廊上讲故事。他们会讲述家庭故事。

她还记得她家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700 年代。我已经能够返回并通过外部来源验证其中一些信息。所以重视口头传统的文化中的口头传统才能准确地传承数百年。

即使在某些今天不重视它但过去确实重视它的文化中也是如此。现在，它的准确性取决于文化和传播它的人。但口头传播的准确性如何？好吧，这是我将要介绍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内容的概述。

我们需要看看古代的记忆。我们需要研究福音书中阿拉姆语节奏的笔记和谚语集以及证据，以及教会中目击者的突出地位。我主要关注古代的记忆，因为那是我的学生通常还不知道的部分，还没有关于它的信息。

它通常不包含在其他教科书等中。但是，完全口头的时期，即信息在被写下来之前只是口头传递的时期，不能比耶稣公开传道和马可福音写作之间的时期更长。这是最长的可能了。

平均而言，学者们通常将其确定为 40 年左右。它可能比这个少得多。我们不知道。

但平均而言，学者们通常将其确定为 40 年左右。这并不意味着口头传统不再继续。二世纪初的帕皮亚斯说，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仍在继续。

事实上，他更喜欢口头传统，而不是书面福音书。但无论如何，在事物开始被记录下来之前，纯口述的时期不会超过一代人。就记忆的准确程度而言，记忆讲故事的人可以讲几个小时的故事。

我也将更详细地完成这些工作。演说家，演讲的五个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能够记住你的演讲并能够凭记忆重复它。有时这些演讲长达几个小时。

基础教育强调记忆。老师的弟子，这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他们应该能够传递老师告诉他们的内容。

通常，这些东西会在这种口头传统的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被写下来，有时甚至更早。再说一次，就福音书而言，我们不知道最早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不会晚于马可福音，它被写下来了。

就讲故事而言，这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记住这些故事。许多不识字的吟游诗人，不会读写的人，可以背诵整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是两本相当长的书。

我的意思是，按照古代的说法，《伊利亚特》有 24 卷书。而这些被人们鄙视为没有受过教育、被精英鄙视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古代吟游诗人，可以凭记忆重复这些。他们有时可能会在表演上做出一些改变，但他们总是会回到相同的基本故事。

他们铭记于心。现在，就精心训练的记忆而言，我将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这并不是为了平均，而是为了向您展示助记符或事物的记忆在古代有多么重要。

老塞内卡说，你知道，我年轻时的记忆力比现在好得多。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按照我刚刚听到的顺序重复 2000 个名字。我最多可以逆背背诵给我的 200 偈。

他说，好吧，现在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但我会尽力的。然后，他在《争议》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上一代人在演讲学校的同学那里听到的 100 多场演讲。因此，几十年后，他在晚年时又重复着年轻时从同事那里听到的这些练习演讲。

现在，我的记忆力不太好。我记得在讲道课上我所宣讲的内容。我不记得其他人宣讲了什么。

但老塞内卡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很出色，但还有其他人。我们读到一个人整天听拍卖会，在一天结束时，他可以复述所有出售的物品、出售的价格以及出售给的人，而无需备注，仅凭记忆。

或者另一个人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前面的人正在读这首诗，后面的人读到最后跳起来说，那是抄袭。那首诗是我写的。

你偷了我的诗。而前面的人却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结结巴巴。他如何证明这首诗是他写的呢？然后后面的人说，不，只是开玩笑。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记忆力有多好。我只是在你读的时候记住了它。所以，他已经证明了，他说，我可以证明它是我的，因为他背诵了它。

但他背诵它是因为他在听到别人朗读时就记住了它。他只是在炫耀。这种对记忆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记忆的重视，至少在今天的西方是如此。

在某些文化中，我们仍然非常重视记忆。有些地方的人连阿拉伯语都听不懂，却能背诵整部《古兰经》。这就是西方所缺少的对记忆的重视。

但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确实更强调记忆力。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礼物。在演讲方面，演讲者的五项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能够记住演讲内容。

即使演讲的长度往往长达几个小时。学生们接受过训练，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就古代弟子而言，古代世界的高等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修辞学，即演讲术，专业的公开演讲。另一个是哲学。那是在外邦人中间。

当然，在犹太人中，高等教育特别关注《托拉》和《圣经》。古代弟子，记忆，记笔记。记忆在最初的一到两代中是最有效的。

在目击者的记忆中，那些事情都会被目击者仔细地传承下去。以及那些向他们咨询并可以向他们提问的人。它在学校环境中也得到了特别仔细的传承。

学生们排练并传达了老师的信息。嗯，这两个因素都与福音有关。教堂不是学校环境。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教堂不是学校环境。但它的大多数杰出领导人，基本上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它的大多数杰出领导人不仅是目击者，而且是老师的弟子。耶稣显然是一位老师。

他的弟子显然是弟子。弟子应该学习老师的教诲并能够将其传承下去。同样，这并不要求他们逐字传递。

释义是常见的做法。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耶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有很多特点，使用了在加利利使用的措辞，而不是后来使用的措辞。古代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记忆。

它在小学阶段非常突出、非常普遍。基础上，他们会背名师的名言。因此，这又是更广泛文化的一部分。

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仍然是记忆很重要的文化的一部分。在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中，从十几岁开始，耶稣的门徒可能大多只有十几岁。高等教育将包括演讲者的记忆，记住许多演讲和对演讲有用的段落。

而且，在哲学学校中，你会记住学校创始人的教义或记住你的老师的教义。希腊学派创始人的名言由各学派的成员代代相传。创始人的教义常常成为其社区的规范。

然后，门徒们常常会出去传播他们老师的教义。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哲学流派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卢基安（Lukian）在公元2世纪早期写作，谈论哲学家，谈论一位哲学学生在脑海中排练前一天的讲座。

这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按照他们传承下来的传统，早上不准起床，除非他们能重复出老师前一天教给他们的一切。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对我现在给你的测试是在明天早上你起床之前，你必须重复我教你的一切。

这会给你很强的记忆能力。好吧，当然，我不是在考验你。关键在于，人们确实希望老师的弟子能够重复老师的教诲。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走得那么远，但这很重要。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这也与行为有关。

教师会以某些方式行事。弟子们会说，嗯，这一定是正确的行为，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有时拉比会说，好吧，我知道这种行为不能违反托拉，不能违反法律，因为某某拉比曾经这样做过。

事实上，《塔木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拉比正准备与他的妻子独处一段时间，结果发现他的床底下有一个门徒。他说，你在我床底下做什么？弟子回答说，凡事都要向老师学习。不用说，弟子遇到了麻烦。

但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弟子们相信他们必须真正向老师学习。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记忆。就像我对一个人说某事一样，他们也会对另一个人说同样的话。

它涉及到一千个人，当你回来时，很可能这个链条中的某个人会把事情搞砸。这不是链传动。这就是所谓的网络传输。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依靠一个人来传承，而是有一个弟子群体。他们都听过此人的教诲。如果有人发表了一些东西，或者有人说了些老师说的东西，实际上违背了老师的教义精神，他们会立即受到很多人的反驳。

同样，如果你在课堂上教学或在会众中教学，那里会有很多人会听你的。有些人可能会误解，但希望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您所说的内容。所以，这就是公共记忆，这会进一步帮助它。

就记笔记而言，我们不确定门徒在耶稣教导时是否记笔记。但这当然是可能的。弟子经常发表老师的教诲。

这是预料之中的。到耶稣开始教导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在两个高级学科中都是如此。



在哲学和修辞学中都是如此。我只是给你举一个修辞上的例子。昆体良是一位演讲学教授，一位修辞学教授。

昆体良的学生都是男孩，他们对他的讲课进行了如此仔细的笔记，然后他们以他的教学名义出版了一本书，昆体良回答说，实际上这是准确的。事实上，它甚至太准确了，因为他们在笔记中发现了我的一些语法错误，我希望他们能让我先纠正它们。所以，如果你现在记下我所说的话，你就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

确保你也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但无论如何，他们做了非常准确的笔记。现在，犹太门徒由于更注重口头表达而倾向于不做那么多笔记。

但有时他们会做一些笔记，作为助记工具来帮助他们回忆起更大的材料块。在耶稣的门徒中，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教育水平，尽管渔民往往比农民、比大多数人富裕。但可以肯定的是，税务员有能力做这样的笔记。

后来的基督教传统，帕皮亚斯再次表明，事实上，税吏马太确实记录了耶稣的教导，并在某个时候出版了有关耶稣教导的笔记。我们不确定他是在当时拿走它们还是在复活后拿走它们。但无论如何，这些事情很可能是某人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写下来的，因为这很常见，尤其是事后。

但同样，按照犹太传统，他们不做笔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说我们不关心老师说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强调记忆能力。一代人、两代人之后，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到那时，就福音书而言，我们知道事情正在被记录下来。耶稣的犹太门徒，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犹太门徒非常强调背诵。约瑟夫斯告诉我们，背诵经文非常重要。

所以，记忆力是一个大问题。一位拉比称赞学生就像一个好水缸，永远不会失去一滴水，记住老师教给他的一切。现在，有些人说，这个来自犹太来源的证据晚于福音书。

约瑟夫斯的证据不久就出现了。拉比们的证据要晚得多。但这与我们从古代来源获得的所有其他证据是一致的。

再说一次，这只是我们证据的一小部分。但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所以，如果有人过来说，好吧，你不能接受这个证据，你不能接受那个证据，然后解释所有的证据并说，实际上，准确的信息与我们所有的信息完全相反。证据表明，我不会给予这个论点很大的可信度。

证据表明，我们应该期待福音书中充满了关于耶稣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准确地保存下来，即使是纯粹基于历史依据。我们应该对耶稣的门徒有什么期望？当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耶稣是一位有门徒的老师时，为什么我们应该期望耶稣的门徒比其他老师的门徒更不可靠呢？当马太和路加所分享的共同材料可能已经流传开来，而一些目击者在耶路撒冷教会担任领导职务时，耶稣与最后一份新约文献之间可能只相隔了一个生命周期。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表明这并不是基督教偏见让我们相信这一点。

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从完全非基督教背景皈依基督教的。我现在是基督徒了。

我现在从基督教的前提开始。但如果有人不从基督教的前提出发，他们只是以查看其他文献的方式查看历史证据。我相信，如果他们客观地这样做，他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对耶稣了解很多，即使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现在，一旦你承认耶稣为主，那么你就更有理由相信，因为你知道他委托了门徒。你知道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证人。

但即使对于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我们这里有很多证据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对耶稣的了解是可信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成为基督徒的充分理由。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马太福音》第一节《福音书的可靠性》。